



港潮人孟蘭勝會早列非遺 本地潮州紙紮卻漸成絕唱

「香港潮人孟蘭勝會」2011年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2014年亦以孟蘭勝會之名，躋身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內。潮州人十分重視祭祀活動，所用孟蘭紙紮祭品不但量多，還美輪美奐，圖案精美的神袍、藍面大士王、大紅馬、金銀山等，目不暇給。這些潮州傳統紙紮品，數十年前全由本地潮州師傅製造供應，但發展至今只剩一間公司仍在做着。負責人翁振華直言是苦苦支撐，因懂做的人太少，工作壓力大，風險又高，雖然疫情後生意稍有好轉，但已計劃逐步減產，並可能在幾年內退休，屆時本地潮州紙紮勢成絕唱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70年代最為興盛

位於葵涌打磚坪街某工廠單位的光藝紙品廠，是本港僅存的潮州紙紮品製造商，「架已冷」辦孟蘭、神誕等活動，若不幫襯它，就必用內地貨。年逾花甲的負責人翁振華師傅說，自父親翁紹青1945年與兩名兄長從家鄉潮來港做紙紮，翁家在一行已扎根近80年。

本地潮州紙紮曾風光一時，上世紀70年代師傅最多，以班底計，有七八班，當時孟蘭勝會也最興盛，有六七十個潮人社區組織舉辦勝會（目前已減至50多個）。進入80年代，汰弱留強，班底漸減至五班，到1992年剩下四班，但這一年，有三班大撤退，老師傅不是退休就是離世，光藝成爲唯一市場經營者。翁說：「那時獨市，加上有些新組織加入做孟蘭，如順天邨、順安邨，生意火紅，多到做唔晒。」但在供不應求下，愈來愈多內地潮州紙紮品供港，一些舊客戶也轉用內地貨，光藝近年的生意已不及從前，疫情期間更差，疫後幸有好轉，有些舊客戶重新光顧，總計內地與本地的市場份額爲六四之比。

近年生意已不及從前

記者7月下旬探訪光藝4500呎的工廠工場，發覺空間頗大，有幾張大長枱，周邊放了很多貨架，架上有製成品、物料，而近窗的空間放了幾十支還在製作中的大香。翁師傅在硬紙上繪畫龍眉，一張一張地畫，一段時間後，長枱上已鋪滿龍眉，這些龍眉是龍頭一部分，龍頭是神袍的裝飾。在翁師傅對面的員工在做神靴，由硬紙裱而成。近窗那邊的長枱，翁師傅的弟弟正爲兩隻紙紮馬鋪紙，跟住剪出馬尾貼在馬臀。而女工則在製作大士王的手指，用紙逐層層包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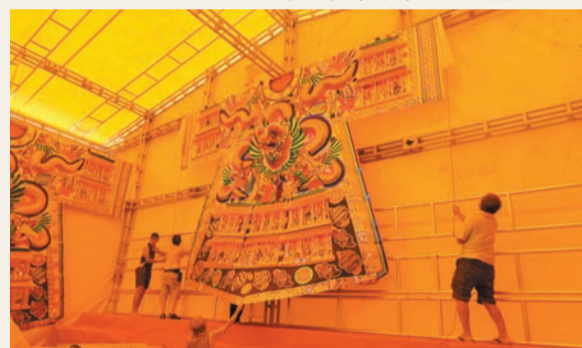
翁師傅說，今年孟蘭接了好幾單生意，孟蘭紙紮品主要是大士爺、神袍、幢幡、大紅馬、金銀山等。



翁振華與員工不懼37度高溫，到粉嶺孟蘭勝會場地安樂村遊樂場交貨，裝嵌大士王。



翁振華師傅專心致志畫龍眉。



在粉嶺孟蘭勝會場地安樂村遊樂場，翁（右一）與員工合力拉掛十多呎長神袍。



紅馬裝身黏上美麗紙。



工場大長枱布滿紙品，員工正在趕做神靴。

這些祭品平日可做定部分，否則到暑假孟蘭需求期難以完成。記者感覺他們像在做美工勞作，但屬很大型那種。翁師傅指，跟本地紮作師傅比較，潮州人較少紮作，一般會用硬紙裱出來，而潮州紙紮特色是神袍做工精美，會用公仔裝飾。

早年自購工場才能營運至今

翁父當年與兩兄長來港後，齊齊在紙紮店金玉樓打工，所做的就是潮州公仔。其後，翁父自立門戶成立光藝，初在沙田村屋做紙紮，後被清拆搬往石硤尾工場。政府後來收回單位，那時已成爲公司話事人的翁振華，力主購入打磚坪單位作工場，2001年搬入，相信若不是自己單位，是較難營運到今天。

多年以來，光藝都是四人班底，老闆加員工，暑假孟蘭旺季就用兼職，翁弟就是。光藝是家族生意，翁師傅與大姐、三弟及四妹，從小就協助父親做紙紮，「細細個，小學一年級吧，幫手塗漿糊，到十二三歲，紮竹篾，話你知，我從來未放過暑假，因為係旺季呀！」

在愛玩的年紀竟然沒有暑假放，記者不禁驚訝地問會感到不開心嗎？翁師傅直言對此沒有特別反應，因為那時「生活就是這樣」。但這種生活也帶來見識，他與弟弟小小年紀就跟父親周圍去交貨，到過雞寮、柴灣、石澳、元朗洪水橋、錦田大江埔、上水古洞、大埔等，相信生活在70年代的基層小朋友很少會去過那麼多地方。翁父交貨要去兩天，與員工包括暑期兼職到現場裝裝砌砌，翁師傅10歲就同他們齊齊在戲棚。還是小孩心性的他，不用幫忙時，用廢紙紮了圓球當波，與弟弟及其他暑期工踢得不亦樂乎！

風雨無阻必準時交貨

翁振華13歲已懂做大士王上半截，下半截由當時有本地紙紮狀元之稱的梁林師傅做，梁其時幫翁父紮作，他除得到父親傳授技藝，也跟梁林學習紮作，因爲本地師傅紮東西較好，「搵張紗紙（用來紮實竹篾）都快靚正」。翁師傅17歲帶領三個人做第一個大士王。他後來繼承父業，原因是想幫父親，另外做生意不如做熟，況且自己有能力，可駕馭控制業務。

他續說，紙紮品是很有意思的，是潮州人辦祭祀活動的必需品，這些活動有向心性，可團結社團，做生意的可聯繫街坊感情。它又可普渡眾生，在生活艱難時，保佑我們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」。但紙紮品是「依時依候」的物品，絕對要準時交貨，通宵趕貨是等閒事，去年遇上兩個颱風，一個9號，一個10號，還有黑雨，光藝驚險度過交貨期。今年交貨亦遇上37、38度的高溫，照樣在空曠有遮陽場地裝砌紙紮品。這種壓力與風險不足爲外人道。



製作中的大士王手部，風乾後再作其他步驟。

新·專欄

李燦窩佛山西樵祭黃飛鴻



10年前筆者認識了李燦窩師傅，他是黃飛鴻第四任妻子莫桂蘭之誼孫及傳人。李燦窩說，當年黃飛鴻在一次武術表演中布鞋意外飛脫，擊中莫桂蘭的額頭，她一怒之下當眾掌摑黃飛鴻，但此竟成二人初次邂逅，結果莫桂蘭於19歲便嫁給了黃飛鴻，婚後黃飛鴻教她洪拳及醫術。上世紀40年代莫桂蘭來港，在李燦窩父親的小學任教體育，其後母親及姊姊也隨她練武習醫，李母由體弱多病至健康轉佳，故上契爲莫桂蘭的誼女，不久李母懷孕但小產幸得莫桂蘭救回一命，數年後李母再度懷孕，並向她許下諾言，新生生命不論男女都上契爲莫桂蘭的誼孫，他就是李燦窩了。莫桂蘭晚年與李燦窩同住明華大廈，與筆者是街坊，及至1982年莫桂蘭仙逝，每年清明節李燦窩與門人必定到柴灣拜祭莫桂蘭。

到佛山祠堂拜祭

李燦窩與傳人蘇志剛於2024年7月13至14日到佛山西樵拜祭黃飛鴻，首天一行約50人中午到佛山「嶺南天地」食肆毋米粥午餐，除點心外所有食材要用粥水於席間煮熱食原汁原味。席上有李燦窩與門人，黃飛鴻嫡孫黃源德及前佛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鄧光民。其間交談甚歡，內容多是「嶺南天地」，它是個保育嶺南古建築群項目包括祖廟及後設黃飛鴻紀念館，注入文化旅遊時尚零售餐飲等新元素。膳後李燦窩與門人遊覽「嶺南天地」的市集及古建築群，其間李燦窩、蘇志剛、黃源德及鄧光民到訪祖廟博物館館長親切接待，短聚交談後與門人參觀黃飛鴻紀念館，它樓高兩層仿清青磚硬耳建築風格，地下用兩進三開形式加速廊布局，設有陳列館、影視廳及演武廳。眾人則要求在演武廳外大合照，李燦窩頌感謝狀給博物館館長，而鄧光民把新書黃飛鴻傳送贈李燦窩及館長。在衆門人簇擁下李燦窩再參觀陳列館，年輕門人對五六十年代關德興及石堅到賀黃飛鴻誕、莫桂蘭演武及林世榮國術團的黑白照很感興趣！李燦窩欣慰地講解，成臨時導賞員。影視廳有黃飛鴻電影的劇照及資料，導演

徐克也送上一個黃飛鴻電影用過的頭牌，李燦窩與頭牌合照。有外省女導賞員知道李燦窩身份後，用國語問了些有關黃飛鴻的事跡，李燦窩也一一回答。最後，衆人到祠堂拜祭黃飛鴻，在天井廣場擺放長枱，放上鮮花果品，所有人分三行橫排直向黃氏衆先祖，包括黃飛鴻行三鞠躬禮，簡單而隆重。

赴西樵故居祭祖

翌日早上李燦窩與門人乘車往西樵，到達時得黃村長歡迎接待，那是黃飛鴻出生地，而故居附近則是黃氏宗祠，後來多了黃飛鴻獅藝武術館這名稱，是清代嶺南建築風格，平面成四方兩進式，大門內進是正廳，中間有黃飛鴻坐像，上面有「一代宗師」幾個大字，左右兩邊有黃獅獅子各一，再入內中間是表演廣場，盡頭是親睦堂設有神壇，壇額寫有「蘭桂騰芳」幾個字，壇內有黃氏衆先祖神位。廣場左邊是黃飛鴻史蹟陳列室，右邊是關德興紀念堂。當日得武術館的領導協助祭祖，及加開一場獅舞武術表演給李燦窩及門人觀賞，亦吸引不少遊人進場。表演有集體及個人洪拳套路及各長短兵器示範。完畢後有橙獅上高椿，隨著鼓聲慢慢表演高難度的凌空跳躍動作。黃獅則先在椿上踏鋼線，再到高椿上騰空飛躍，表現跌宕起伏的高難度動作換來熱烈掌聲。李燦窩繼而帶領衆門人到場中表演集體洪拳套路，在鑼聲及鼓聲助威下更覺剛勁有力氣勢如虹。休息一會後開始祭祖，衆門人集合在大門正廳，李燦窩、蘇志剛及三門人抬起燒豬到黃飛鴻坐像前行禮，之後各門人轉到親睦堂黃氏衆先祖神位前持香集合，李燦窩先在神位上香燭，隨後有門人讀誦祭文，期間集體行三鞠躬禮，門人輪流上香，黃村長則在旁燒元寶冥鏹。之後頌感謝狀給黃飛鴻獅藝武術館領導及黃村長，再來個大合照。衆人在黃村長帶領下再到黃飛鴻細小的故居參觀拍照，這次祭祖活動大致完成了。

作者介紹

張浩林，早年修讀平面設計時，對字體及攝影產生濃厚興趣，畢業後從事雜誌設計工作多年，後轉職公營機構當攝影師。自幼時遷居漁港筲箕灣後，喜歡國節慶習俗。公餘時除拍攝記錄外也撰寫投稿，先後有國泰航機雜誌 DISCOVERY、亞洲週刊、相機世界、明報周刊及明報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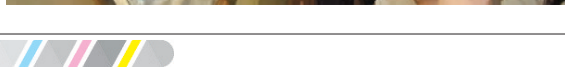
1 衆人在演武廳前合照。張浩林提供圖片



2 李燦窩在黃飛鴻坐像前拍照。



3 李燦窩向門人講解舊照片內容。



4 李燦窩向黃氏衆先祖上香燭。